

晋希金文集

普希金文集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羅果夫主編

戈寶權負責編輯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

榮 譽 顧 問

郭沫若	茅盾	葉聖陶
鄭振鐸	田漢	胡風
胡家	臧克家	袁水拍

編 輯 委 員 會

羅 羅	果 夫	戈 權
林 寶	林 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1800本 • 一九四八年十月再版：2200本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版：2000本 •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版：10,000本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普希金文集序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УШКИНСКОМУ СБОРНИКУ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的一百十週年祭，在中國是用兩件大事來紀念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在上海重建起普希金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原來是十年前當詩人逝世百年祭時由上海的俄國僑民集資興建的，後來上海淪陷時，銅像爲日寇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所毀，現在上海的蘇聯僑民爲了永久紀念這位大詩人起見，又重募基金，把紀念碑修建起來，並在花崗岩的台座上安放上大詩人的新的銅像。第二件大事，就是我們這本中文的『普希金文集』的問世。這本厚厚的『普希金文集』，將會在中國讀者的書架上佔着一個榮譽的位置。

俄國天才大詩人普希金的創作，已經在全世界的文學運動中獲得了一個廣泛的影響。他的詩作在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也隨着歲月在不斷地增長起來。全世界各民族的新生代，都在普希金的詩作中找到了更新的更新的深度，和發現了這位詩人的偉大創作中與自己的時代相共鳴的永不凋萎的人道主義的思想。這種情形，在中國是更爲顯著。在中國的文學的蒼穹上，普希金、果戈理、奧斯特羅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許多人，就像是俄國文學的一個永不會暗淡的星座，在愈來愈明亮地閃着光芒。而普希金作品的中譯，也與年在俱增起來。

普希金在西方的同時代人（如梅里美〔P. Merimee〕、密茲凱維奇〔A. Mickiewicz〕等人）和在東方的同時代人，都曾經明確地講出他們自己的時代對於普希金的詩作的意見。像法國名作家梅里美最初讀到俄文的普希金的作品時，他這樣講過：『俄國語言是爲詩歌而創造的，它異常的豐富，特別是以它所表現的各種色調的精緻性著稱』。又如爲東方各民族所尊崇的十九世紀偉大的土爾克詩人米爾查·費特—阿里·阿洪多夫（Мирза Фетх-Али Ахундов），曾經稱普希金是『詩人神影的頭頂』。他在自己所寫的一首悼念普希金之死的詩中，這樣描寫出了他和自己內心的對話：

「難道你這個對世界無知的人，
竟沒有聽見過關於普希金——這位詩人神殿的頭頂的話嗎？
關於這位普希金，全世界的人士，
爲了他活潑地流傳着的詩歌，
會千百回地響出了讚美之聲。
關於這位普希金，
紙張也渴望失掉自己的潔白，
只要他的筆能在它的面上劃上字樣。
在他的幻想裏，
正像在孔雀的動作之中
現着文字的成千種的虹彩的光輝」。

——引自一八三七年拜斯士謝夫（А. А. Бестужев，即瑪爾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的譯文——

各民族的詩人和作家對普希金的論述，我們可以舉出無窮無盡的來。

究竟是什麼東西組成這位俄國大詩人的文學光榮呢？

這就是他的詩歌天才的偉大的力量，和他的創作的崇高品質。普希金的詩作的這兩個特點，會傳之永世而不朽的。它們對於俄羅斯的人民是永不會凋萎的。各國的民族疆界，也在它們的前面讓開了路，好讓它們更爲全世界各國的讀者所熟悉。

在十九世紀的死氣沉沉的窒息的俄國社會裏面，在沙皇統治的各種條件下（當時俄國人民的命運的決定者，是沙皇和農奴主），俄國的文學會起了一個完全特別的作用。沙皇統治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對國外講，沙皇俄羅斯是「歐洲的憲警」；對國內講，沙皇俄羅斯則是「各民族的牢獄」。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思想只能以掩蔽的形式，在藝術的形象中和典型中，以及在美學問題的討論中表現出來。俄國有數量的社會中的優秀的進步的代表人物，都羣趨向文學。而以許多偉大的文學巨匠爲代表的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本身就形成爲進步的革命民主運動的一條最有力的洪流。無論每一個作家的個人的命運是怎樣不同，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是這條洪流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因爲這樣，高爾基說過：「我們的文學——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所創造出的最好的東西」。

俄國文學中的許多偉大作家，對文學的態度正像對偉大的社會服務一樣，要求文學必須真實，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性，和充滿對人的愛。

這也就正是俄國文學與詩歌的優點之所在。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會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愛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誦過自由，
並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普希金這幾句不朽的詩，成了他的生活和創造的旗幟。這幾句詩，又是俄國文學社會性的崇高傳統的源泉。人道主義就像一條永遠不斷的紅線似的，穿過了自普希金同時代起的許多俄國作家的作品，一直到今天蘇聯的新起的年青作家的作品為止。

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以永垂不凋的美麗的形象，以人道主義的號召，以表現英雄主義與善良情感的榜樣，創造出了偉大的俄國文學——這是俄羅斯人民和全人類的一份無法估價的寶藏。

可是他們生活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的聲音所傳到的範圍，只限於一個有限的小羣人的圈子。

俄國文學的激情，俄國作家的詩的形象和比喻，是靠了在沙皇及農奴主統治束縛下的千百萬人民愛自由的精神的偉大激發而培養起來的。

普希金是第一位俄國的民族詩人，他不只用人民的主题，他還靠了利用人民的座動的語言而豐富了自己的詩作。普希金奠定了俄國文學中的人民性發展的基礎。在近百五十年的俄國文學當中，這個富有美、智慧與真實的文學的人民性的原則，把我們的文學更向前推進。

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充滿了對於光明的未來的幻想。它在自己的樸素性中，在與沙皇制度及農奴時代『黑暗的王國』所作的英勇鬥爭中，表現出了自己對自由的拳愛，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的俄國文學，就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最愛自由和最人道主義的文學。

俄國文學在外國，特別是在中國的普遍流行，正證明普希金在文學中的傳統，對於世界各愛自由的民族的文學都是接近的。

普希金過去只能幻想：

『我的名聲將傳遞過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着我的名字』。

事實上，普希金的詩的敏感，並沒有欺騙了他的期望。假如說，在普希金逝世之後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八十年當中，在沙皇俄羅斯只用十一種新書，出版了將近一千一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那麼在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二十九年當中，在蘇聯

就以七十二種蘇聯各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三千三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

在今天的蘇聯，可說是『現存的一切語言』，都在講着他的名字了。



我們希望這本『普希金文集』，能幫助中國的讀者更深入地認識普希金的作品和他的創作生活的傳記。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興趣，其增長的速度，較之普希金作品的完整的中譯本的出現還更為迅速。作家所寫的研究普希金的著作還很少。同時，以中文繙譯普希金的詩歌的困難，也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就是中國讀者所知道的這位大詩人，主要地還是位散文作家。繙譯普希金的散文，當然比繙譯詩歌容易。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的散文作品差不多都已經譯為中文，而他的詩歌作品，則還只譯了很少的一部分。

在這本集子裏，我們企圖用新的譯文和比舊譯較好的譯文，將普希金創作的各個部門都呈現出來。在編印這本集子之前，普希金的詩被各位不同的繙譯者譯為中文的，還不足百首。在我們現在這本集子裏，我們發表了戈實權新譯的他的四十首詩和兩篇故事詩。我們首先想表示出普希金是位詩人。當然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但我們企圖在這本集子當中儘可能地多刊他的詩作，好借此根本改正中國讀者對於這位詩人的一個錯誤的認識。

舊有的普希金作品的中譯，大部分都不是根據俄文，而是由中國的繙譯者根據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甚至根據世界語譯出來的。在我們這本集子裏所發表的普希金的作品，都是直接從俄文譯出的。爲了造就普希金詩歌的繙譯者，這是需要好多年的事，因此即使我們的繙譯還不够完美，但我們已向這一個方向前進。像本集中戈實權所譯的許多詩，不僅接近原文和免除了許多文意上的曲解，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詩是基於對普希金詩歌的瞭解而譯出的。第一，當戈實權繙譯這些詩時，並不是根據其他文字的曲解了的譯本，而是根據蘇聯『學院』版的原文；第二，在他繙譯這些詩之前，他先對這位俄國大詩人的創作和傳記作過多年的深刻的研究；第三，這些新譯的詩，是根據他多年來繙譯俄國與蘇聯詩歌的經驗而來的。

我們這本『普希金文集』的第二個特點，——是企圖搜集中國作家及詩人關於普希金的各種論述文字。在編輯這本集子時，我們特別重視『中國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這一部門。在這個部門裏面，我們第一次搜集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鄭振鐸、耿濟之、胡風、呂焚等人的文字，和詩人臧克家及景宋所寫的紀念普希金的詩。中國畫家所作的普希金畫像，也是這個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戈實權所寫的『普希金在中國』及『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編目』，則將中國年青的普希金的研究作了一個總結。

中國讀者對於俄國文學和普希金的作品興趣是異常濃厚的。我們希望這本文集，在中國的普希金學者和繙譯者全面地研究普希金這位大詩人的創作與文學遺產時，能有所幫助。

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愛好與認識，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應該是以完整的譯文來出版他全部不朽的作品的時候了。還在鞏固中蘇兩國的文學交流上，將是更新的一步。

最後在結尾時，我要特別感謝戈寶權先生。沒有他一年來在編輯這本文集的工作中所表現的那種熱忱和勤勞，那麼這本文集是永不會出版的。

羅 果 夫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於上海

經過將近整年的準備與編譯工作，我們終於能將這本文集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在編譯這本文集的過程中，承各位榮譽顧問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指示，承茅盾、胡風、臧克家、景宋、呂獎諸先生為我們撰文寫詩，承沈同衡、戎戈、刃鋒諸先生為我們作畫，又承梁香、水夫、磊然、草嬰等人為我們抽暇趕譯普希金的作品，現特一併在此對他們的幫助表示誠懇的謝意。

羅果夫 戈寶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普希金略傳

(БИОГРАФИЯ ПУШКИНА)



學生時代的普希金

B. 法服爾斯基作(1935年)

魏列薩耶夫

(В. Вересаев)

普希金略傳[⊖]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一 童年和少年時代

亞歷山大·塞爾格耶維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於一七九九年舊曆五月二十六日(即新曆六月六日)，生於莫斯科。

他的父親塞爾格·勒伏維奇(Сергей Львович)，是一個自舊貴族家庭出身的地主，但不從事經營生產，因而從自己荒蕪的田莊上所得到的進益就非常有限。塞爾格·勒伏維奇生活得很安閑，耽於世俗的享樂。他善於用法文和俄文寫詩，愛好文學，擁有豐富的藏書，主要地是法文書籍，並且還和當時許多有名的俄國作家：卡拉姆金(Карамзин)、德米特里耶夫(Дмитриев)、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和維亞

⊖ 魏列薩耶夫(1867-1945)是蘇聯一位著名的普希金學者，編有『普希金在生活中』(«Пушкин в жизни»)及『普希金的友朋』(«Спутники Пушкина»)等書。一九三七年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魏列薩耶夫曾寫過一本通俗的普希金傳，流傳非常之廣，並譯為各國文字；後來作者又將這本傳記擴充改寫過，於一九四五年由蘇俄國家兒童文學書籍出版局出版，並得到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所舉行的最佳兒童讀物競賽的散文作品頭等獎。此地所譯的這篇略傳，主要地是依據前者，間亦參照後者，略加增補。

柴姆斯基(Вя́емский)等人交遊[⊖]。

普希金的母親娜傑伊達·奧西波夫娜(Надежда Осиповна)，是「彼得大帝
的黑奴」——阿伯拉姆·漢尼巴爾(Абрам Ганнибал)的孫女。漢尼巴爾原是阿
比西尼亞一位有權力的親王的兒子，被質於君士坦丁堡，後來再被從那兒帶到俄國來的。
彼得大帝給他受了洗禮，加以教育，並且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宮庭裏。因此普希金在外
表上，就保有了他這位非洲先祖的很多特徵。

普希金的父母很少關心子女們的教養，他們都是在法國女家庭教師的手中撫養大的。
普希金對功課既不動盪而又懶惰，尤其不喜歡數學。但他很早就酷愛書藉，時常偷偷
地鑽進他父親的藏書室，在那兒一連消磨好幾個鐘頭，讀他所能拿到的每一本書。八歲
的時候，他就開始用法文寫詩。在普希金的家庭裏，也正像在當時一般的貴族家庭中一
樣，法文是家常的語言。普希金從童年時起，法文就比俄文講得更為流利，他是一個聰
慧、機敏和頑皮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喜歡他；他也從沒有得過他們的愛撫和同情。

一八一一年，普希金被送到皇村中學(Царскоесельский лицей)去，這是當
時在彼得堡近郊皇村(現名普希金城)中專為特權階級子弟新創辦的一所學校。

一年之後，學校的教員和學監們給他作了這樣一個正式的舉行考語：『他有着華而
不實的才能，和激情與纖細的但又並不深沉的智慧。……他僅見長於那些不費腦力的功
課，因此他的進步就很小……。非常不用功……。機智是有的，但可惜僅用於空談……
。生性浮躁』。

這就是普希金一生中給與那些膚淺的和不大深知道他的人們的印象。實際上，他在
中學的時代，就已經寫作、閱讀和思索過很多了。像在一八一四年所寫的『小城』
(«Городок»)一詩中，普希金就列舉出了許多他心愛的作家的名字。這使得每個入
都會驚奇，就是這個十五歲的小孩子是多麼博學。他喜愛的作家，是荷馬(Homer)、
魏及爾(Virgil)、荷拉士(Horace)、泰索(Tasso)、莫利良(Moliere)、拉辛
(Racine)、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巴爾尼(Parny) 在俄國作

⊖ 卡拉姆金(1766-1826)是當時的名作家及歷史家，代表作有感傷主義的小說『可憐的弱步』
，六卷『一個俄國旅客的書簡』及十卷『俄國史』。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詩人，寫過很多寓言詩。

茹柯夫斯基(1753-1852)，詩人，曾任皇室的師傅多年，譯有荷馬的史詩及糜勒、荷各脫
、拜倫等人的作品。創作的詩篇有『史維特蘭娜』(«Светлана»)。

維亞柴姆斯基(1792-1878)，詩人及批評家。

⊕ 普希金曾於一八二七年寫過一篇題名為『彼得大帝的黑奴』(«Арап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的小說，就是講他這位外曾祖父的。

家中，就有傑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馮維辛（Фонвизин）、卡拉姆金、德米特里耶夫和克里洛夫（Крылов）^㉑。

有幾個同學不喜歡普希金，因為他的嘴尖刻，但他也有許多非常熱愛他的同學。在後一類的同學當中，就有伊凡·普希欽（Иван Пущин，未來的十二黨人）、德里維格男爵（Барон Дельвиг，未來的詩人）和熱狂的維里亞·丘黑畢拜克爾（Вилл Кюхельбекер）。普希金對學校當局的態度是完全獨立不羈的，在第一年當中，他就已經成爲學潮的煽動者，結果驅逐掉了一個最不孚衆望的學監馬爾丁·皮列茲基（Мартын Пилецкий）。

在中學裏，當時出了幾種手抄的刊物，很多的學生都爲這些刊物寫詩。其中特別出名的詩人有兩個，就是伊里契夫斯基（Иллйчевский）和普希金。普希金一年比一年地獲得更多人的推崇，同學們都懷着敬意注意着他蓬勃發揚的天才。在中學裏他寫了很多的東西。並且從他初期的試作中，識者就感覺到 he 像是一頭年青的鷹，充滿信心地展開自己強有力的雙翼，準備直飛雲霄。

一八一五年正月八日，中學裏舉行了一次低級生從初級班升至高級班的公開考試，在參加這次考試的貴賓中，就有一位十八世紀俄國最有才能的詩人——老前輩傑爾若文。普希金被點名召進去。他站在離傑爾若文只有兩步遠的地方，朗誦他用傑爾若文愛國頌歌體寫成的『皇村回憶』（«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Царском Селе»）。這首詩引起了全場人的興奮。傑爾若文眼睛裏含着眼淚，衝出來傾吻這個孩子。可是差滿得不巧所措的普希金早已逃跑掉了，傑爾若文就讚嘆道：

「這就是那將要接替傑爾若文的人！」

普希金這時也日益開始引起當時著名的作家們的注意。卡拉姆金、巴丘希柯夫（Батюшков）^㉒、茹柯夫斯基和維亞柴斯基公爵，都對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一八一六年春天，卡拉姆金的和維亞柴斯基公爵，還有普希金的叔叔——詩人華西里·勒伏維奇·普希金（Василий Львович Пушкин）^㉓，一同去參觀皇村中學。他就把普希金叫到自己面前來，說道：

「你要像一頭鷹翱翔呀，但不要在途中停止飛行」。

㉑ 傑爾若文（1743—1816），俄國十八世紀著名的抒情詩人。

馮維辛（1745—1792），俄國十八世紀的名劇作家，代表作有喜劇『旅團長』及『未成年者』。

克里洛夫（1768—1844），俄國大寓言作家。

㉒ 巴丘希柯夫（1787—1855），詩人。

㉓ 華西里·勒伏維奇·普希金（1770—1850），曾以幽默詩『危險的那人』聞名。

在中學的高級班時，普希金認識了駐紮在皇村的騎兵近衛團中的幾個軍官。近衛團中大多數的軍官，對政府都抱着極端反對的態度。經由這些軍官，普希金就讀到了當時的祕密的宣傳品。

其中有一個軍官，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後來出名的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和特別有修養的人——察爾達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①。他在當時充滿革命情緒，在普希金的政治教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察爾達耶夫對於普希金的教育和思想的發展上，都很大的影響。據普希金一位同時代人的看法，他在這一方面所給與普希金的，要比整個中學時代所給與他的還多。

一八一七年六月，普希金和他的同學們就從皇村中學畢業了。

二 在彼得堡

普希金作為一個成績不很優良的學生從中學畢業，只得到十等文官的官銜。（成績優良的，在畢業時可以得到九等文官的官銜）。他被派到彼得堡的外交部去服務，年俸七百盧布。在當時，年青的貴族們供職，只是掛個空名：他們什麼事也不做，差不多完全不到差辦公，他們這樣供職，只不過是爲了升官而已。因此，普希金有的是空閒時間。

他的父母在幾年之前遷居到彼得堡來，普希金就跟他們一同住在卡林金橋（Каликинский мост）附近的楓塘卡（Фонтанка）。由於親戚的關係和交遊，他就側身到當時上流社會的上層人的圈子裏去。在這種上流社會裏混，就需要化錢；他的微薄的薪俸是不够用的。而他父母的境況，正像往常一樣地窘困。再加上他的父親又是小處着眼吝嗇成性。

普希金這時候沒頭沒腦地投身在彼得堡沸騰的社會生活裏。他在舞會上跳舞，鬧戀愛，好游蕩。喝起酒來，總要充好漢，表示不落人後。還又盛氣凌人地去向人家挑戰。在戲院裏，他就像他後來所寫的詩體小說『葉甫格尼·奧尼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裏的主人公奧尼金一樣，「踏着人家伸在座位當中的腳上」，或者就站在一排排的座位中間，擋住觀眾的視線，要是有人請他讓開，他就口出粗言。他可以爲了每一件極小的事情向人家挑戰決鬥，但在大多數的場合都因爲他的朋友的調解了事。同時，他和遷居到彼得堡來的察爾達耶夫又一同消磨了許多夜晚，和他討論各種最嚴肅的問題，或者就訪問卡拉姆金，以他的智慧和博學驚動在座的人。

① 察爾達耶夫（1794—1866），是位哲學家及政論家，曾著有『哲學書簡』，發揚反對沙皇暴政的思想。普希金後來曾寫過『致察爾達耶夫』一詩獻給他。

最奇怪地，就是他怎樣還有那麼多的時間來寫作，並且還又寫得很多。他一筆接着一筆地完成了『羅斯朗和露德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和寫了許多抒情詩。老作家們都懷着狂喜的心情，注意着他的天才的迅速發展。茹柯夫斯基這樣寫給維亞柴姆斯基道：『驚人的天才！是怎樣的詩呀！他的天賦像魔鬼一樣地苦惱着我！』

一八二〇年三月，普希金完成了『羅斯朗和露德米拉』。這個詩篇的出版，成為當時文壇上的一件大事。輕快而典雅的詩句，畫面的藝術性，性格描寫的清清楚楚，樸素、不加修飾而又不用最『通俗化』的表現的語言，——所有這一切，都是俄國詩歌中一個完全異乎尋常的現象。

可是同時，暴風雨已經聚集在普希金的頭頂上。沙皇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的政策，愈來愈反動。內政部的頭目是阿拉克契耶夫伯爵（Граф Аракчеев），他幻想把俄國變成一所兵營。國家因為不斷的戰爭而日益貧困。那些參加過國外戰役的青年將校，尤其是到過在不久之前剛發生過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法國西的人，他們有機會可以看到西歐較為自由的政治制度，這就引起了他們對於政府抱着一種極端敵視的態度。在自由主義的貴族當中，就產生了許多以限制專制政體為宗旨的祕密集社。普希金本人就正像一個放蕩的回聲似的，反映出了社會中這種反抗情緒。他把他的許多的諷刺詩撒到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他的奴才們的頭上去；在『自由頌』（«Вольность»）當中，他對那些自稱為『蒙上帝的恩惠』的統治者沙皇們說道：

『君主們！授與你們皇冠和寶座的
是法律，——而不是大自然——
你們站在人民之上，
但高過你們的是永恆的法律』。

在『鄉村』（«Деревня»）一詩中，普希金用明顯的色彩，描繪出農奴生活的可怕情況。他又這樣寫給察爾達耶夫：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羅斯要從睡夢中蘇醒，
並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將會寫上我們姓名的字樣』！

這幾行詩句相互傳抄立即迅速地傳遍了全俄羅斯。甚至軍隊中稍識幾個字的兵士，沒有一個人不讀熟這幾行詩。

最後，他的自由的詩歌終於傳到政府裏面去。彼得堡的總督米洛拉多維奇伯爵（Граф Милорадович）就把普希金召到自己面前來。普希金去了。米洛拉多維奇當

普希金，命令警察局長去搜查他的住宅。普希金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就說道：

「伯爵！你這樣做是枉然的。那兒你找不到你所要的東西！還是拿紙筆來給我吧。我在此地都給你寫出來」。

普希金坐下來，寫出了自己所有非法的禁詩。

事態急轉直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決定把普希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或者是把他囚禁在白海孤島上的索洛維茲基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裏。普希金的許多朋友都爲之驚愕。由於卡拉姆金和茹阿夫斯基兩人奔走的結果，才改變了把普希金充軍到西伯利亞或是索洛甫阿夫島的決定，而把他改送到南俄的葉加傑林諾斯拉夫（Екатеринослав——現名聶泊彼特羅夫斯克〔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去，在南俄殖民總督英索夫將軍（Генерал Инзов）麾下服務。

一八二〇年五月六日，普希金就離開了彼得堡。

三 在 南 方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賴耶夫斯基騎兵上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евский），是拿破崙戰爭時期中的一位著名的俄國將領，這時正從彼得堡出發，到高加索礦泉區去旅行。伴着他同行的，是他的兩個小女兒和幼子——近衛騎兵團的大尉尼古拉（Николай）。普希金在彼得堡時，就和賴耶夫斯基一家人相識，而和尼古拉結交爲朋友，則是當他遠在皇村中學讀書時的事，當時近衛騎兵團正駐紮在皇村當中。

這家人在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停下來休息。尼古拉知道普希金被放逐到當地，就出去尋找他。結果他在城市近郊一家可憐的猶太人的陋舍裏找到了他。普希金正患着瘧疾，鬍鬚滿面，蒼白而又瘦削地躺在一張板凳上。在這種情況下，他給了尼古拉一個非常傷感的印象。普希金本人也因爲高興而流出眼淚來。

賴耶夫斯基將軍得到了英索夫的允許，就帶着普希金一同到高加索去了。

普希金和賴耶夫斯基一家人在礦泉區度過了整個夏天，洗礦泉；八月初，應賴耶夫斯基一家人的邀請，又隨着他們到克里米亞（Крым）去，和他們同在古爾茹夫（Гурзуф）過了三個星期，——這三個無很幸福的星期，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九月初，普希金跟賴耶夫斯基將軍離開了古爾茹夫。這時候，英索夫將軍的辦事處已經由葉加傑林諾斯拉夫遷到拜沙拉比亞（Бессарабия）的吉辛達夫（Кишинев），普希金就向當地出發。在旅途中，他又發了瘧疾的毛病；行經巴赫切沙拉伊（Бахчисарай）時，病得最厲害，可是他還扶病遊覽了可汗的皇宮和有名的「淚泉」（«Фонтан слез»），九月二十一日就到達吉辛達夫。